



小说

方阵

苹果树一开花，米娃的春天就有声有色地来了。

米娃的家就在流水桥旁，桥旁有棵苹果树，苹果树下有盘石碾子，石碾子旁有一只摇窝，摇窝里躺着的是米娃。我们上沟的女孩子围着米娃叽叽喳喳，蜜蜂围着苹果花嗡嗡嚶嚶，这热闹会持续到树上最后一个苹果落地。不对，是最后一片叶子被秋风带走。

“苹果花是啥色的？”蓉问。

有说是白色的，有说粉色的，有说粉白色的，有说玫红色的。

米娃从一棵树里看见了一个五颜六色的春天。

“苹果花是啥味的？”秀换了个问题。

“蜂蜜一样的甜。”

“青草一样的香。”

“山泉水一般的清凉。”

……

米娃又从一朵花里嗅到了一个甜丝丝凉沁沁的春天。

于是，我们围着米娃，从春天到秋天。于是，米娃待在摇窝的日子不再像冬季那么漫长。我们都是馋嘴猫，说的是苹果花，其实心

夏日随感

陈典锋

一

像那青草般疯长的啊是我守望家园的目光在这万物生长的季节温度,温度和土壤无枝可依,就像夏天已至我却仍是,含苞欲放在浮躁之外那高于100分贝喧嚣着的是季节的乐章吗?

二

在目光穿过的空间是没有层次和厚度的燥热没有背景,没有主演我摄像的窗口不肯清场希望一丝清凉进入心房

三

跋涉在季节之河逝者如斯被风扬起的长发已成火炬的宣言夸父呵,我的祖皇

四

我没有脚印但我敢肯定我不会迷失

诗潮

看到米娃,他们的脸上立刻罩上一层悲凉。

米娃爹是队长,整日奔忙队上的事,家里的地里的活都落在米娃娘肩上,他们无暇顾及米娃,照顾米娃饮食起居任务是她的四姐——芝。芝跟我们年龄相仿,自然能玩在一起。为了让芝好腾出手跟我们玩,大家围着米娃七手八脚忙起来,穿衣、洗脸、梳头、喂饭……一切搞定,我们四个人抬着摇窝里的米娃,过一座小木桥。我和芝在前面退着走,蓉和香在后面顺着走。等安全到了苹果树下,我们都累得人仰马翻,倒在碾盘上半天起不来。

我们喜欢玩的游戏是抓石子,米娃不能参与其中,我们选她当裁判。河滩捡的卵石、磨圆的瓦片、杏核。握住七颗石子,抛在光溜溜的碾盘上,挑出一颗,抛向空中,趁它未落,飞快抓起磨盘上石子,同时接住空中的落子。每一关都要握住手心的七颗石子,翻转手背接住。这才算过关基础关。进阶的花样更多,难度更大,包括进门、掉罐、穿洞、拍地、扣圈。还有终极高难关,须两手配合,完成换手抓、顶锅、煎蛋等项目,三关全部闯完,就是冠军。米娃宣布冠军时,她努力挺直身子,仰起头,举着兰花指,响亮地报出冠军的名字,歪斜的眉眼弯起浅浅的笑意,似乎获得冠军的不是别人,而是她自己。

我们玩的游戏五花八门,米娃都会参与其中。背青蛙米娃就是拉拉队,搭挂架她就是指挥师,过家家米娃就是尊贵的客人……

米娃的大姐兰是我们小学老师,米娃跟我们在学堂识字一样多。二姐秀嫁到城里,米娃

总有穿不完的时髦衣服。三姐在镇子上开理发店,米娃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种发型。“能跟米娃一样多好呀!”我们一脸羡慕:不用去地里打猪草、不用上坡砍柴、不用进山挖草药……

米娃长到十二岁,生命依旧如春天般的鲜活。

而我们,从长大的那一刻,就一个个被村庄放逐了,再也没有了彼此确切的消息,听说蓉去了北京做月嫂,香嫁到南方,芝在县医院当护工,我却远走他乡,成了一名教师。

米娃爹娘离世以后,米娃一直住在福利院。在一个春天午后,我几经周折,终于找到米娃居住的福利院。推开落满暖阳的活动室门时,我一眼就认出了米娃。她坐在特制的摇椅里,头发已经花白,肢体依然不受控地轻轻抽动,可眉眼间弯弯的笑意,和当年苹果树下判分抓石子冠军时一模一样,半点没变。

听见脚步声,她抬起头,惊喜地唤出我的名字,指尖费力抬起,比出熟悉的兰花指。护工笑着跟我说,院里人人疼她,四季有花开,闲时有人陪她说活唱歌听戏曲,日子过得热闹又安稳。

米娃向我打听起蓉和香的情况,其实我也不知道,只说她们都很好,米娃还详细地介绍了福利院的待遇,看得出,她很幸福。

我推着米娃来到阳光下,走在花香满园的小径,她忽然轻声哼起儿时的小调,在她甜美的歌声中,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流水桥旁那一树苹果花,正开得烂漫。

商洛山

(总第2912期)

刊头摄影 倪方海

山中来客

张富仓

三伏天,城里的老人来秦岭山里康养。这些城里的老人,他们像候鸟一样,开始从干燥炎热的关中道,一拨接着一拨,坐上大巴、火车、高铁,源源不断地来到秦岭腹地。

体验了一回西武高铁,走在返回故乡的路上,我这个久居秦岭山中的人,不禁感慨万千。以前和西安的距离,以两个小时计,现在只需二十多分钟。西武高铁的开通,为经济、文化的交流插上了更加强劲的翅膀,让商洛以最便捷的方式,搭上发展的快车,与时代同频,共同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。

走进秦岭,一路上尽是最美的风景,让人目不暇接,怎么看也看不够,怎么拍也拍不完,眼睛不听使唤,看了眼前的景色就错过了左右两边的风景,多么想让车停一停,慢慢地往前开呀。我一路走,一路看,心越来越活泛,老了的身子也不觉得累了,暗自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,充足的负氧离子和便捷的交通,使得我昔日穷乡僻壤的家乡变成美不胜收的康养胜地。

暑假到了,孙女从海南回来了。孙女一回来,就成了我的跟屁虫,天天闹着不落屋,让我带她去外面转转。故乡外面转的地方可多了,图个方便,就带她去门前不远的金山公园。金山公园里的人出奇得多,不仅有本地人,更多的都是外面来的人。有的是康养者,也有的是游客。特别是游客,第一次来,他们一定不会错过发抖音和拍照的机会,他们在这里拍照,又在那里凹造型,还有的做直播。

院子里的湖边在搞活动,游客一边吃烧烤,一边品葡萄酒,唱卡拉OK,很是热闹。这样的活动每周都有,旅游大巴一来就来十几辆。听保安讲,双休日客人都住不下了。

孙女不嫌生,见到他们就问好。我借着孙女与他们打招呼的机会,很快便与他们拉上了话。我与他们交谈的时候,才了解到,这些老人都是从西安城里来康养的。

我说:“这里中午也热,你们是不是被宣传忽悠来的?”他们说这里四周是山,不像城里都是水泥建筑,再热也比城里凉。如今年龄大了,远的地方不方便去,这里离家近,说来就来,说走就走,儿女也放心。虽然中午热,但早晚都凉爽,一天两次有自然风,与城里比起来,已经舒服多了,而且这里条件优越,服务态度好。一天三顿饭,顿顿都是自助餐。现在是自媒体时代,这么舒服的地方,没有真金白银,光靠忽悠人根本行不通。我又问他们住到什么时候才走?他们说到八月底就要回去,孙子孙女要上学。我理解地点点头。

有的老人不带孙子孙女,他们不着急回家,一直要待到九月底才回家。想着他们像候鸟一样,在舒适的环境中任意切换,我由衷地羡慕,也发自心底地祝福他们。

孙女与老人的孙子、孙女在湖边一起抓知了,一起看大白鹅和鸭子,一起观鱼,一起欢呼,把孩子们的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老人和我跟在孩子们屁股后面,紧追慢赶,嘱咐不断,跟着孩子又一起进了康养中心的小院,看孩子做游戏,自由自在地跑,又看孩子们在健身器材上玩耍,又跑到屋内看电影。我和老人坐在院子四周的长椅上,在阵阵凉爽的夜风之中,惬意地聊天。

这个夏天,我又有了新的发现。作为一位商洛人,我的幸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。

夫商洛之北,洛邑西疆,南洛出谷,旱塬苍茫。土坚垆而禾黍难生,泉枯竭而黎民愁望。井涸田荒,历世代之困厄;民疲食匮,盼霖泽以充肠。岁次戊戌,国情方艰,时匮工荒。邑宰怀忧,遍历层峦而择址;群众望请,愿引清流以救荒。此洛惠渠之所由兴也。

其地在保安古镇,洛水为源。城关北塬,水厂收流为尾。干渠绵亘一百二十六华里,渠深丈半,渠阔同方。攀悬崖、凿峭壁,穿山岭、跨沟壑,过阡壕、越崇堞,引洛水之澄波,穿千重之崖峰;泻长川之碧浪,润万顷之农桑。

昔一九五八年秋九月五日,工役肇启。遴选吏僚四十有奇,征募民兵三千余众,编以营伍,号曰战团。无巨材良械,惟持锄斧锤钎。乏帮金作酬,独凭赤胆忠肝。攀危崖而凿石,临绝壁以开坦;昼挥霜刃,夜燃火杆。岭风刺骨,不改登陟之志;雾岚侵衣,愈坚疏浚之愿。悲夫!二十一人,殒身于危涧;一腔碧血,长洒于渠沿。历一载三月之苦作,至己亥冬末而通水。

壮乎矣,浩然哉! 凿山为道,宛若天河悬野;截涧分流,竟教旱地生香。其后累世增修,联四库以调蓄;渠脉分布,溉六万亩平畴。十多万生民,资其饮汲;千村壑亩,赖以获藏。补川泽之枯涸,滋林麓之清芳;供乡闾之文旅,兴阡陌之农昌。昔日焦原赤壤,今成沃野粮仓;彼时愁旱之区,永沐清波惠光。

当其初成,声传四海。豫省林州,遣使观光。取法斯渠之规制,肇筑红旗之水墙。一渠开先,作天下水利之楷范;万流承续,彰苍生改造之宏纲。

而渠畔胜迹星罗,文脉红魂并峙。元扈阳虚双峰嵯峨,传仓颉创文之渊源。廿八字迹摩刻鲜明,留灵龟负书之遗踪。文字肇启,开华夏文明之根基;崖石留铭,纪上古圣哲之形迹。旁有唐谢烈士祠馆,昭西北革命烽烟。将军殉节,碧血长留青史。赤帜垂光,英风永振人心。今兹渠区整合诸景,融水利雄工、山水清晖、千年文脉、红色遗迹于一域,辟为爱国主义教化之基地。游者观长渠之伟构,览山水之清妍,探造字之渊源,仰先烈之忠烈,览物兴怀,砥砺神志,赓续奋进之初心,焕发振兴之新象。

予观其筑造所凝,铸为十六字之精神。自力以营生,更生而拓壤;艰苦以立业,创业以开疆;万众同心,是为团结协作;赴险忘躯,是谓不怕牺牲。战天斗地,践改造山河之实;舍身赴义,立不屈黎庶之坊。

嗟夫!溯其源流,是洛南水利之鸿篇。仰其风骨,为上世先民之丰碑。今者传诸庠序,作振兴乡野之鉴。训于官吏,为砥砺初心之规。一渠流水,载百年奋斗之迹;一脉精神,启千载奋进之门。

伫立仓圣殿前,南望蜿蜒渠道,不禁歌曰:洛水汤汤,穿岭开疆;先烈烈烈,矢志救荒。身捐崖壑,功满田桑;文脉红魂,共映渠光。精神恒驻,万古流芳。

作记者,武谷川姜毅也。时在丙午仲夏。

盛夏蝉鸣

张宏霞

清晨,一阵尖锐的蝉鸣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

我睁开蒙眬睡眼,咒骂着蝉儿,寻觅它的踪迹,想尽快消灭这烦人的噪声。

循声来到窗前,窗纱上挂着一只小小的蝉儿,薄薄的翅翼上还带着一抹浅浅淡淡的绿,沾着少许透明的露珠,大概是从小区边缘的草丛中爬出来不久。它声音嘹亮,两只黑色的眼睛鼓凸而出,似乎在打量着这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。这小小的蝉儿,如初生的婴儿般干净、稚弱、纯粹,使我不忍心驱赶它。我静静地站着,谛听着它的歌唱,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的事。

在盛夏的中午,我和村里的伙伴一起拿着长长的芦苇秆,顶端挽上一个圈,在屋檐下粘上蜘蛛网,专门挑蝉儿叫得最喜欢的树下,仰起头寻觅蝉的踪迹。它的叫声出卖了它,用芦苇圈上的蛛网只轻轻地一靠,它的翅翼就被粘上,挣脱不了了。每每粘着蝉儿,用手轻轻拿下来,捏着它的腹部,它便叫得更响,似乎在为未知的命运祈祷,或者是为被束缚而失去自由而咒骂。它的脚不停地乱蹬,翅膀也用力地扇着,似乎想竭力挣脱我们的掌控。

我寻来娘的缝衣线,扯下长长的一条,系在它的腿根,任凭它展开翅膀,不论飞到哪儿,都经不住我们的手轻轻一拉,它又坠落下来。最终,玩厌烦了,把它扔给家中养的大公鸡。它那薄薄的翅翼已经被我们折腾得残破不堪,无力飞起,那大公鸡只啄几下,就囫圇吞下去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的自己太不懂事,用残酷的手段获得了夏日的快乐,却让小小的蝉儿承受痛苦,失去了生命。

蝉儿是夏天的宣言书。夏天越热,蝉鸣越盛。没有蝉鸣的夏天不是夏天,缺少了夏天轰轰烈烈的热闹。你听,外面的蝉鸣,高高低低,时断时续,有长音,有短音,“吱儿——吱儿——”这连绵悠长的蝉鸣,具有强大的穿透力,一波连着一波,将盛夏喧嚣充盈天地之间。它的鸣叫无所不在,此起彼伏,如同正在演奏着跌宕起伏的命运交响曲。听着,听着,我想起了蝉儿的一生。

夏天有泥土的地方,就有蝉儿。盛夏的夜里,蝉儿从蛰伏十几年的泥土中缓慢爬出,爬上树干或草丛,褪去蝉蛻,经过几个小时的成长,才羽化成蝉。它在清晨的清露中鸣叫,在中午的暑热中鸣叫,在夜风微凉中鸣叫。没有泥土的地方,也会有蝉,因为蝉儿是有翅膀的蝉,有梦想的蝉。“垂缕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在高高的地方鸣叫,歌唱,是它一生的追求。

蝉儿的一生是短暂的,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用“朝菌不知晦朔,惠蛄不知春秋”形容蝉儿生命的短暂,见识的短浅。在《秋水》中有“井蛙不可语于海,夏虫不可语于冰”,也有同样的意思。蝉儿是不知道春秋的惠蛄,没见过冰雪的夏虫,可这世界,芸芸众生,又有谁做到长生不老,万寿无疆呢?又有谁能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博学通达呢?有谁能预知未来世界发展的状况呢?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让我们不需要去嘲笑蝉儿生命的短暂、见识的短浅。在整个宇宙空间中,我们和蝉儿又有什么区别呢?我们的一生难道不是蝉儿的夏天吗?我们的见识,在这繁华的世间,在这不断变幻的宇宙洪荒中,难道不是一只夏虫吗?

这小小的蝉儿,尽管生命短暂,短的只有几个月,有的甚至只有几天,可他们从不因弱小的身躯而自惭,不因短暂的生命而自卑,不因炎热的夏天而怯懦。弱小的它,自从来到这个世间,就不停地歌唱,用嘹亮的声音向世界宣告:这世界,我来过。

生命不息,歌唱不止,这便是一只蝉儿的一生。这也是对夏天最好的宣言书。